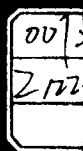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錦



剡源文鈔卷二

餘姚黃宗羲梨洲選定

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
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跋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
盡也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
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
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

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
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
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
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
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
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
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
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
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

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
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
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
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
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潛
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
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旣望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

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羣如馬行過其故櫪徘徊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亶亶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

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錢成一
巨編叩其藏未鋟者尙什伯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
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
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
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
於耳目間似不足爲旣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
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
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
盡衰業不蚤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

愈益見厚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卽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驚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

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
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
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至今
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
五卷錦峰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于百年間良堪繪
畫表元因念生世不蚤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
孫遊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羣扣其門傾箱倒橐贈施
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
傲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臺

餽卻玉揮金貰酒讌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
何遠故其爲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
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
來謂表元子於門牆矜佩中若知言者盍識其云云以
爲桐江集序

周公謹并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
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
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願

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
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
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
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
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
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遭非歟
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
壯年典實明瞻觀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
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

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
曩臣羈客也公謹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
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
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沈明時但
如蘇子美沈簪達輩亦自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
陽且不得居頽顏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歎歎如此而人
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
以適其心余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
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系

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
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概然而不能
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詩者爲不能言
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快服之於燠而遊之於
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
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
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

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強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問東家餽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聞關樵悴猶日爲詩自娛爲

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略盡
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
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
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恍然於吾
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爲佳州奇山帷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
有錦峰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
川疏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談笑

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
世用無有肯剗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爲詩者山川雖佳
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爲漁人樵客之娛而
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
公訏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
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
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
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
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夙薄世祿疏擯舉子已就爲

詩必之所編稿欲十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
故下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
逆於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
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戲弄
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
不精惟於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
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

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蚤成進士去益爲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爲詩不復如前卻行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爲擊節從容停蓄傳永懷乎適哉雖然余與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